惜抱軒筆記

惜抱軒筆記五

史部二

後漢書

明帝紀詔曰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按三朝乃正月朔之謂此指謂建明堂辟雍靈臺不應云三朝當如前書河間獻王傳及班固兩都賦稱三雍乃是此字誤耳

順帝紀孫程等迎濟陰王於德陽殿西鍾下即皇帝位此定字引如淳注司馬遷傳絳侯囚於請室請室若今之鍾下詔遂解順帝爲被廢囚於請室而孫程等就迎之竊謂宮殿旁有小室曰請室言人臣於此得請事待詔

凡宮殿旁意多有之非定於一處亦非必以請罪及以囚人也賈誼傳蘇林注引胡公漢官天子出有請室令在前先驅又續書百官志云車駕出在前請所幸中與省此官蓋此令亦主請事者耳周勃逮於廷尉文帝或以其大臣不令入廷尉獄特詔逮入請室豈入請室者必囚哉如霍光止畫室當即是請室也東漢則德陽殿鍾旁有小室謂之鍾下故如淳比之前漢請室當順帝廢不爲太子猶爲王也年才十一耳閻顯使居殿旁室內固不欲與外人交通然不可云因故孫程等十八人得就其殿下之室合謀定盟則非囚室可知旣盟入殺

江京出迎郎位其郎位必郎在德陽殿矣謂德陽殿旁有內室豈其然哉

蔡邕續漢志月十意者避桓帝諱也華嶠爲漢後書所爲三譜郎表也而云諱避其父諱也　華嶠書傳於江左僅三十餘卷至隋僅十七卷范蔚宗於皇甫嵩傳引其語是從他史所引而轉述之蔚宗不盡見嶠書也

一漢書律歷志部太子舍人馮恂惠定宇謂未有太子則舍人之官領屬少府故云部非也此部郎治歷之部猶班固傳云校書部也本卷又有太史部郎中劉固

續漢書律歷志中卷論漏刻一則自永元十四年至啓

明中星列近刻本誤作刻於下十數行並當在下卷二十四氣之前蓋術刻又是歷中餘事可置於末而所云列於下之文即當載其所刻不得分置兩卷也

此志初不言四分之所從起但言建武八年合待詔張盛景防鮑鄴等以四分法與楊岑課序事若此良爲閒賅劉昭譏爲序致膚約不爲過矣若東漢之主尊奉讖緯賈逵等論歷引據及之蓋不得已劉昭注志於讖何傾而其序云星候秘阻讖緯藏嚴時或有見頗邀旁過蓋梁武帝嚴禁緯書故劉昭云爾然所旁過少采錄長究於四分以冬至日在斗而注反引叶圖徵日月起於

章年之初以此爲注衛非邪外邪
郡國志載淮陽郡之縣入廣陵郡按西漢有淮陽國約
當今陳州府地有臨淮郡約當今淮安府地光武建武
十四年封皇子衍爲淮陽公衡爲臨淮公十七年衡薨
明帝永平十五年改臨淮爲下邳國封子衍爲王按明
帝封子只數縣必不盡予以臨淮全郡況名下邳是已
兼有東海縣而又加一郡乎疑下邳建國時臨淮猶自
有郡存故章帝建初四年以下邳國小以九江之鍾離
等縣益下邳國也此臨淮郡盡旋改名淮陽故說文淩
字注水在淮陽也至西漢之淮陽則章帝章和二年遣

郡改爲陳國徙西平王羨爲陳王矣獨臨淮之爲淮陽史不見其事而此淮陽之縣併入廣陵史亦不載其年惟郡國志及說文見其名耳

西漢建章宮在長安城西上林苑在南當王莽建九廟時蓋盡毀建章及上林內諸宮館林木以爲用意其廟略當建章宮地耳故三輔兵焚之火照城中必不在上林去城遠也鄧禹馮異皆屯兵上林成都盡昔爲宮苑王莽時已爲墟既而又爲民居聚落矣

范蔚宗云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此說不載所出惟馮異傳載永初六年安帝詔建武元功

二十八將佐命虎臣讖記有徵則應宿之文出讖記也
馬嚴拜將軍長史置司馬從事同之將耶過武庫祭蚩
尤帝親御阿閣觀其士衆按此閣乃閣字之誤堅鐔傳
注引洛陽記建始東有太倉倉東有武庫蓋士衆向武
庫必過宮前阿閣乃宮城之闕樓故可憑觀非門閣也
中山王焉傳官騎百人稱娖前行章懷注稱娖整齊也
爾雅訓天子則稱蹕王公則稱娖蹕娖皆辟人於道之聲
非整齊義
西京時孝廉爲郎皆三署郎也至光武時以孝廉丁邯
爲尚書郎邯不肯爲則是尚書郎下於三署郎也至永

平中則徐防以孝廉爲郎顯宗異之特補尚書郎則是閒數十年尚書郎已重於三署事任樞機所寄勢使之然也至安帝時胡廣以孝廉爲天下第一拜尚書郎矣

千乘哀王傳與諸儒講論白虎殿按西京未央宮有白虎殿東京有白虎觀耳此當因西京之名而誤

崔瑗傳爲濟北相李固爲太山太守奉書禮致殷勤光祿大夫杜喬爲八使徇行郡國以臧罪奏瑗范蔚宗言李固高潔奉贄結好杜喬爲之劾殆其過矣吾意李之書禮不過尋常通問耳若杜則使職所監見罪安得不劾崔氏以被杜劾爲恥引李書以自湔此家傳之私情耳

范史遂信以爲柱過則識淺矣

范書言崔寔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正論按隋經籍志法家正論六卷尚書崔寔撰不稱正政字孰是

後漢書屢言以尺一詔蓋詔書有版其版長廣有定式朱博言三尺律令疑漢官書制必三尺也說文檄二尺書臣下檄一尺則天子詔三尺矣詔版從尚書下三公其體嚴重若偶以小詔便下不經公府斯謂之尺一詔殆猶唐之墨敕矣故楊賜疏有斷絕尺一之語魏志夏侯元傳載有詐作尺一詔書以元爲大將軍許允爲太尉以詔版付允門吏然則尺一詔亦有版但小耳魏時尺一詔正是齊王芳手詔詐謂之詐者司馬氏之誣詞耳又高貴鄉公伐昭出懷中版投地此亦是尺一詔矣

張皓傳言順帝即位拜皓司空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下有司收騰繫考黨輩八十餘人皆當伏重法皓上疏諫帝乃悟按皓以順帝四年罷順帝即位十一歲迄皓罷司空才十五歲其時皆大臣任政未至欲誅無辜八十餘人也此因安帝時有收考趙騰之事附會造此虛言耳至其子綱傳言爲人使埋輪都亭遂劾梁冀乃諷尚書以綱爲廣陵太守按漢制御史平出爲令長綱以御史出典大郡乃優擢也果畏劾冀冀反擢之乎至其裁降張嬰事尤爲謬妄嬰巨賊降之不罪已過寬矣而爲卜居宅相田疇又召其子弟爲吏是不仁者重

得利矣且果如此使嬰歸誠安有復反之理蓋僞造此說者不知永嘉元年有張嬰攻殺堂邑江都長事在綱死後而妄云南州晏然蔚宗依舊紀書漢安二年揚徐盜賊攻燒城寺殺掠吏民及永嘉元年張嬰明有攻城殺吏之事矣而旣取雜說以立綱傳兩不相合則於紀加亓張嬰於漢安元年降於綱而永嘉二年復反用以相彌縫而不知其非誠然也至其云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到犍爲詔曰嬰等縗杖若喪考妣漢時詔出尙書安得作此非體之言以加臣下良由鄉曲小生無識妄造大抵東漢多鄉曲僞飾之事華陽爲甚如張楷

等傳皆多謬誕蔚宗不能裁削以誣示後世爲可歎也

埋輪當是漢時俗語猶今有言埋根立足於此不復退曰埋根非真埋其足也駐車於此不復行曰埋輪非真埋其輪也埋其輪於都亭此成何理因語誤會爲實事不知此舊文之失耶抑誤由蔚宗耶觀陳寔寄與陳蕃書云長驅深入擧焉埋輪則寄意正如余說

臺閣習皆近臣所居西京天祿石渠東京東觀皆閣也謁者御史尚書是爲三臺蔡邕得補侍御史又轉持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閒周歷三臺爾疑補下脫謁者遷三字若如今傳文則止是二臺其三字誤矣

史弼傳被一切詔書當舉孝廉時蕃傳詔下州郡一切皆得舉孝廉茂才按桓帝紀太后臨朝詔令秩滿百石十歲以上有殊才異行乃得參選孝廉廉吏子孫不得察舉此詔在本初元年梁太后之詔也至桓帝親政蓋變易不用太后之舊詔而一切皆得參選矣竊度此一切詔必在延熹誅梁冀之後宦官亂政之時而桓紀第載太后之初詔而此一切詔書遺而不載亦史家之疏矣

黨錮傳言趙典在八俊惟名見而已竊按小學紺珠引謝承書天下才英趙仲經則典有字傳也及八俊荀昱

薛書作荀緄八顧無范滂有劉儒滂在八及八及無翟超入廚無劉儒有劉翊

范滂傳舉孝廉光祿四行爲淸詔使按滂當是舉孝廉爲郎郎屬光祿乃舉四行而出使非孝廉卽爲使也

孔昱傳云字元世小學紺珠引薛書海內才珍孔世元則今書誤倒及范康字仲眞紺珠作苑康按荀朗陵傳內潁陰令渤海苑康則今黨錮傳字誤也

後漢循吏傳注引風俗通曰俗說市井者言至市當有所鬻賣於井上先濯也謹按春秋井田記八家九頃二十畝共爲一井因井爲市故稱市井愚謂此兩說皆非

曰田民在野或飲溪谷溝渠若在邑居則必須井飲故邑必有井易改邑不改井是也與井田之井乃不相涉市旁則作市井國語處商就市井孟子市井之臣史記律書年六七十翁未嘗至市井及平準書市井之子孫不得仕宦爲吏市井之稱古矣要之市必在邑中有井以便市者豈論鬻物之濯否哉

古議政聚集臣於朝其朝廷而非堂余於論語說詳之矣西漢若議魏其武安於東朝廷霍光廢昌邑後議立帝傳言光坐廷中則俱是於廷矣而孟堅西都賦左右廷中朝堂百僚之位蕭曹魏邴謀謨乎其上似有議政

朝堂事而於漢書無徵焉至後漢之朝堂集議則紀傳但可徵矣然恐東西京未必同制又班賦西都云左右廷中朝堂則朝堂有兩而張平子西京云朝堂承東則惟一耳竊意西京遭王莽赤眉兵火之後宮室蕩盡班張賦漢人亦有不得聞其詳者未知二人之所聞孰爲正也又古朝廷皆立議政漢則設席坐雖天子在殿上而臣在殿下有席故成帝紀青蠅集未央殿中朝者坐又和帝永元七年令將大夫御史謁者博士議郎郎官會廷中各言封事書封事必坐矣又戴憑傳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立此有席坐之徵也古天子諸侯初朝位其位皆在廷立而不

坐奏漢以後在堂似郎位郎是坐也然熙明文進有史說文阿傳文阿讀陳文帝郎位儀云古禮朝廟迎坐下寢聽群臣之政此所云古禮未知何本殆只是漢人語耳

陸績傳序楚王英錄尹興名徵興詣獄連逮就考後帝因閱績行狀而教興事在永平中績少子襃字康按明帝永平至獻帝之初平可百二三十年康乃獻帝時爲廬江而其祖乃上及永平乎又陸康傳言袁術在壽春遣孫策攻康於廬江康固守二年乃陷按袁術以初平四年初據淮南次年爲興平元年孫策從術郎以是年破陸康安得有攻圍二年之事然則此陸氏之事必出秋紀有可疑也唐書宰相世系表言陸閎第三子紆爲吳城門校尉襃父賜别傳績計

續孫不能及吳時爲校引也

三國志

魏志高堂隆傳附棧潛疏引詩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與成八年左傳同孫奕示兒編可證今俗本乃訛作諫

滿寵傳太和三年秋使曹休從廬江南入合肥按漢廬江治舒舒在合肥南此時已爲虛野人所不居矣魏之廬江蓋治六安故言休自是南入合肥後又言吳將陸遜向廬江寵曰賊舍船二百里來亦指六安也吳志嘉禾六年冬全琮襲六安朱桓傳嘉禾六年桓與全琮迎魏廬江主簿呂習桓自斷後廬江太守李膺不敢出蓋

吳尙謂之六安舒則呼爲廬江

田豫傳言豫搆離鮮卑軻比能與彌加素利之功及馬城戰勝追討虜僵尸蔽地及閻東夷傳豫勝軻比能小帥瑣奴致鮮卑懷貳其後衆遂強盛圍豫於馬城賴閻志說之豫僅白免耳似豫傳有飾詞而東夷傳乃紀實也

東夷傳景初二年報倭女王詔有絳地交龍錦紺地句文錦裴松之以地應爲綈疑傳寫之誤非也地者質也孫興公道曹輔佐才如白地光明錦是魏晉時故有是語

魏志載國淵詐求讀二京賦以得謗者吳志載周魴譎曹休之辭並市井小人之行而爲之立傳以爲美談則史家之無識矣至馬超乃亂臣逆子在蜀又無纖豪功績而爲立傳列關張之次尤爲謬甚蜀雖少才亦何必載此耶

吳志黃武四年書丞相孫劭卒不立劭傳注引志林云吳之創基劭爲首相史無其傳嘗問劉聲叔聲叔云推其名位自應立傳以與張惠恕不能後韋昭作史惠恕之黨故不立傳按史之立傳當以賢能豈論名位孫劭既見惡於張温其無得而稱可知已不爲傳者史體當

爾雅注所載非也

孫權赤烏十二年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孫亮即位諸葛恪率軍遏巢湖是皆以水害鄰之計猶蕭衍之遏淮也又孫權時作濡須塢塢是小城當正在江口若恪之東興城當在今巢縣當湖水將出之地

漢丹楊本治宛陵漢末徙治曲阿孫策舅吳景爲丹楊太守策載母徙曲阿是也吳雖以建業爲都而太守猶居曲阿孫休徙居丹陽太守李衡數以事侵休休乞徙郡是其邑不在建業也至晉以後丹楊太守乃居建業然俗沿舊呼大守治曰曲阿以逮宋文帝欲以庾炳之

爲丹楊尹何尙之云曲阿近在水南是也吳志孫韶傳言孫翊爲丹陽遇害孫何馳赴宛陵此宛陵乃曲阿之誤蓋沿漢舊稱猶何尙之之稱曲阿矣當時役翊者嬀覽戴員乃吳郡守盛憲所舉曲阿近吳故翊禮致之若宛陵則太遠矣孫何爲京城督比近曲阿故聞亂即至又覽員北迎揚州刺史劉馥令住歷陽曲阿故可與歷陽應宛陵則形勢不接矣此足證當時翊亡在曲阿非宛陵也又孫堅死葬於曲阿後謂之高陵孫權太元元年大風高陵松柏斯拔郡城南門飛落此亦足見當時郡治實在曲阿

孫皓天紀三年有買菜生工人吳平家如枇杷形上廣尺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葉按此枇杷即俗用琵琶字也王右軍帖如欲枇杷卿所欲真無違者即此說文本無琵琶字也

皇象善書見趙達傳注內不言其何官南史梁皇侃傳云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也疑此皇象晉人非吳之皇象而淳化帖題吳青州刺史皇象書不知是否

晉書

晉書孝武紀太元八年始增百姓稅米口五石此說極不分明讀之大可駭據食貨志成帝時度田畝稅三升

孝武時除度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稅三斛唯蠲在役者至八年增至五石然則此皆言王公以下有田而不供役之人豈汎及百姓哉

古人稱人官每止稱上二字如驃騎將軍曰驃騎中郎將曰中郎之類此在史傳若述人語言不妨因之以當時稱謂常體本如此也若自序事則必不可省字唐人作晉書者不達此理名號將軍多止稱上字如趙王倫傳云左衛王輿前軍司馬雅又征虜張林左軍蔡璜前軍閭和等皆當有將軍字而前軍左軍之稱不知其為前將軍左將軍耶抑前軍將軍左軍將軍耶此皆由節

字之不當也

前後左右將軍本漢官魏晉別有前軍後軍左軍右軍將軍乃宿衛之職謂之四軍屬中領軍宋書官志左右前後將軍金印紫綬左軍右軍前軍後軍將軍銀印青綬晉書輿服志內載大駕鹵簿騎隊後左將軍在左前將軍在右至豹尾後領軍將軍中道後將軍在左右將軍在右此四將軍分於前引後從皆自乘一車各有鹵簿鼓吹至其中金根車駕六馬中道此天子矣於是左軍將軍騎在左右軍將軍騎在右此不得自有鹵簿者也而今晉書本金根車旁左軍將軍右軍將軍屬兩軍

字與前引後從之將軍無別矣而大駕鹵簿至渡江後已不備四軍所統殆亦滅於西晉此四軍將軍王彪之直欲省去併其事於殿中將軍者也王羲之桓伊皆是右將軍而本傳乃誤作右軍將軍致王方慶進右軍帖所題銜亦襲其誤而樂毅論後僞刻跋之謬又不足論矣

官制名同而前後事勢不同讀史者不可不辨如左右前後將軍官本行軍時分部局之稱衛青為大將軍出定襄合騎侯公孫敖為中將軍太僕賀為左將軍翕侯趙信為前將軍衛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為後

將軍咸屬大將軍此其名之正也其後置左右前後將軍於京師無關行軍局部矣而襲其名號不置中將軍耳此其變一也光武時廢其官桓靈之世乃復置之其後相襲以至六朝襲展風流之子而有此名其甚不稱矣郡守牧民之官也西漢元兼以統兵故謂之郡將而不必有將軍之名加以將軍之號始於王莽光武初起乃復因之如寇恂銚期以太守行大將軍事鄧彤爲後大將軍和戎太守此並倉卒用兵時事耳及天下大定卽不用此制故馬成拜爲中山太守卽上將軍印綬矣收守而帶將軍事更興東漢之末而相沿竟於六朝天

子禁中有左軍右軍前軍後軍四將軍魏晉之制也官雖小於前後左右將軍而宿衞禁近則過之故西晉有以重號將軍而兼領此職者若泰始初置中軍將軍盡統宿衞七軍最爲重職以羊祜爲之旋罷改祜爲衞將軍西晉卒無中軍將軍諒亦以權過盛也東晉復置之盡殷浩皆爲此官然權不如羊祜時亦未必責以宿衞第終是內臺之官故何充云殷浩居門下也及桓冲爲揚州刺史居姑孰而帶中軍則於臺衞遠矣然猶在江內及爲徐州刺史領鎮北將軍而尙帶中軍則名尤不稱矣又齊時本以中領軍爲重任後加其名曰中領軍

將軍至晉武帝泰始初改名曰中軍將軍旣有中軍將軍卽不當復有中領軍其後廢中軍將軍復置中領軍詠其首也若江左旣有中領軍不當又置中軍將軍大抵虛號存而職務非昔故亦不知其繁複也晉書百官不云資輕者爲中領軍中護軍資重者爲領軍護軍按其文當云資重者爲領軍將軍護軍將軍此亦是省字之甚謬者齊時柳世隆爲護軍而衛軍王儉修下官敬甚謹

晉書趙王倫有三部司馬不言何爲三部職官志有甚强弩爲三部司馬各置督史之語此文係有誤脫以食貨志及輿服志大駕鹵簿證之前驅部持戟盾者一也

由基部持弓矢二也强弩部三也殿中及左右衛蓋皆有三部司馬司馬非官乃是以勇士爲衛此在漢如惠帝紀所云執楯執戟武士騶比外郎耳晉乃美其名曰司馬猶近世執杖者名枝尉而非官也其司馬督乃是官長司馬既是近衛故倫之廢賈后及王輿之廢倫皆假之以濟事又開猶表理太子賈謐謂其欲與諸司馬宮人皆謂是時已開諸司馬欲爲變復太子也意恭欲殺繼矣又倫傳言三部司馬兵於宣化闥中斬孫弼此於舊文必無兵字蓋唐賢誤以司馬爲官遂增一兵字司馬下豈更有兵哉

梁孝王彤傳敍彤督關中致周處被害徵拜大將軍尚書令領軍將軍錄尚書事此文甚誤多大將軍尚書令六字大將軍最尊不常置彤以過徵豈遽有此顯授且既爲大將軍即不爲領軍既爲尚書令亦不爲錄矣其下文敍彤嘗大會謂參軍王銓曰我從兄爲尚書令不能啖大臠此乃是彤在關中時事所謂從兄必下邳王晃也而傳敍於爲領軍後亦誤

王導六子長悅是曹夫人生次恬洽是妾雷氏生見世說注引語林又世說注引妬記曹夫人見小兒可愛左右對是四五諸郎然則協劭薈皆庶出也導於蘇峻亂

攜二子出奔所攜殆悅恬乎協等或襁褓或尚未生而協傳言爲元帝撫軍參軍協安能上接元帝蓋簡文帝爲撫軍將軍時協爲其參軍耳

王逸少初爲臨川內史見世說最可據非江州刺史也而晉書本傳誤作江州又載在會稽時遺僕射謝安書按逸少在會稽謝安尚爲處士未出也此必是與謝尚仁祖書此或由脫本字誤至謝安傳載安登石頭遠想被之規之按逸少誓墓之後未嘗更入都而安之仕進在逸少去官後安在官而有遠想遺事之過逸少安得規之此事亦出於世說則世說之妄也唐時執筆者蓋

之學識故所取舍皆謬

郗超傳言王獻之兄弟於超死後僧敬於郗愔此本世説吾謂其誣也子敬佳士豈慢舅者此且超權重爲人所畏乃簡文時及孝武時桓溫喪超失勢矣其存沒豈何足重輕於其父哉

苟羨傳慕容蘭屯汴城羨引汶通渠至於東阿征之斬蘭按魯郡有卞縣與汶水東阿近故有軍有一帖云荀侯定居下邳復遣兵取卞城正指此事而今晉書乃誤作汴

徐邈字僊民本傳不載其字想避唐太宗諱也而郎邪

王道子傳雲中詩仍書偃氏他傳字犯唐諱多以他字易之如王虎之字叔虎而易云叔武之類是也此作者非一人體例不一故也遊傳言補中書舍人在西省待帝惡散騎常侍猶處西省按齊百官志云自二府五校四軍以下謂之西省而散騎爲東省

通鑑太康二年帝既平吳掖庭殆將萬人常乘羊車恣其所之宮人以竹葉插戶鹽汁灑地引帝車按羊車見考工記晉書車服志羊車一名輦車此自是車名非以羊駕其車之謂竹葉鹽汁之云必出小說流俗不達車制者所妄造唐修晉書誤取之而溫公乃又承其誤一

南齊書志亦有近世不復駕羊之語蓋亦未考古本非
駕羊也

史部三

隋書

隋書地志江都郡清流舊曰頓邱置新昌郡及南譙州開皇初改曰滁州又全椒梁曰北譙置北譙郡後齊改郡爲臨滁後周又曰北譙按全椒在清流之南相比近而置譙郡在全椒反曰北譙者葢此是梁人以有譙郡之人僑居江南對此居江北者故曰北譙及隋代周以已本有淮北譙郡之正地此地名北譙爲不順故改曰南譙州而以清流爲州治此隋文開皇以前之事志分

書於兩縣反覺混耳

五代史

五代史言耶律德光葬木葉山似誤德光葬乾陵蓋在今遼陽州地醫巫閭山之東南胡嶠所見拋棄之處也阿保機葬木葉山耳

宋史

宋制天子坐殿有橫行蓋殿陛之下衞士立仗者皆以自北而南爲行列是爲直行其閤門使銆武臣近職則侍於陛上由御前自中而東西分爲行列是其橫行也故客省使至閤門使曰橫班官宋倣求退朝錄云舊制

朝官遇假三日後朝官赴文德殿參假謂之橫行次日仍赴內殿起居按此朝官至正殿有橫行班處參見北本沿唐時天子日於正殿視朝之禮也至宋天子不日視朝而假滿者猶必先至此正殿橫行列班之處朝於虛位當時卽呼此朝謁曰橫行此省字語耳宋又云近年遇假後多便起而廢橫行之禮言直入內殿起居不先朝於虛位矣宋人此等稱名亦列不正吾鄉方密之先生通雅於此兩言橫行繖襊爲一則義不可通矣

吾嘗謂東坡代張方平諫用兵書此是子虛烏有之事蓋東坡在黃州旣聞永樂徐禧之敗神宗悔痛乃追在

是文聊以發揮己意其以烹宰禽獸爲譬乃是在黃州戒殺後議論也史言神宗於永樂事後恨昔無人言其不可又言在內惟呂公著在外惟趙卨言用兵非好事耳吾度公著卨之言未必能及東坡此書之痛快若采先代方平而方平上之帝安得忘之哉近畢秋帆續資治通鑑取東坡書爲方平質尋載於元豐四年又載帝述呂公著趙卨事於元豐六年是矛盾之說也又方平乃衆人屢爲司馬溫公所彈畢書據蘇氏私懷作誌之美而嘉之 之旨非實也

東坡仕爲安福王簿此主簿是選人初階子日爲墓志

嘗授安府主簿宋史本傳作調安府主簿則誤矣稱調則是貧官矣又墓志云歐陽公以直言舉之敢對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傳乃云以才識兼茂舉之者亦是誤也

遼金光史

遼之上京即西樓當在今熱河之上流多倫諾爾之西遼東京所取渤海國地也遼中京（德光入中國以鎮州爲中京旋失）聖宗統和二十五年以七金山土河之南地建中京今之遼陽州遼北京南京即燕京

金之上都今瀋陽也中都燕京也東都遼東也西都今

大同也北都遼號和所建之中京也南都宋之開封府也

元之上都似與遼上京相近

地輿附

布僕水　蜀中西南之水皆入大渡河金沙江轉入大江水經注言江水至臨邛合青僕水布僕水出徼外沈黎郡旄牛道水從臨西布僕來分為二流一東流者卽至臨邛入江者也一南流者逕越嶲邛都蜻蛉來降麊泠入海按水至麊泠入海者莫大於牂柯江下流為鬱水者矣其行漢四郡數千里合水甚多而如水經所云

布僕南行之水則下流又在其西上流乃在其東北橫
斷南幹之山脈包大渡河金沙江及瀘水之上源其行
甚極遠矣其說未知信否而西藏地程記有言察木多
外有水分派有二橋一曰雲南橋一曰四川橋此豈即
水經注之布僕乎

前藏後藏　中國至西藏有南北二道北道自甘肅西
甯出口西南行由青海至前藏四千一百餘里南道自
成都西九百二十里至打箭鑪出口西六百八十里至
裏塘西五百餘里至巴塘西千四百里至察木多四千
五百里至拉里西千里至札什城札什城者前藏也南

道別一途自打箭鑪稍北行由草地至察木多由察木多復稍北又由草地亦至札什城其路近於裏塘拉里之路然與北道皆寒苦尤甚故行者由南道裏塘者為多昔漢欲求大夏四道並出其北方閉氐笮南方閉巂昆明計今通藏之南道漢氐笮所閉道也自札什城南行九百里至札什倫布所謂後藏也自札什倫布又南行則至怒江接雲南徼外西南之境自前後藏東至裏塘司其地者皆以僧與民長雜治之而僧尤重在前藏者曰達賴喇嘛在後藏者曰班禪喇嘛此其尤尊者呼曰胡土克圖胡土克圖者師也其弟子曰班弟班弟所

任職曰倉儲巴者主其財任其煩事其分居他部爲喇嘛之長曰堪布而民長曰碟巴又有堪布兼碟巴者蓋西夷所敬惟僧也喇嘛者皆於佛法修夙命通死而知所往生之所然亦閒有死而失其通者其班弟輒諱之迺民間子擇其慧者一人以謂即其先師曰先師受生數十餘世矣而猶一人也其寺宇極華盛然禁婦女入甚嚴胡土克圖出則班弟驅少婦不使見蓋恐其心亂而失道乾隆四十五年　高宗壽八十班禪自後藏來覲爲祝　上禮秩之甚隆而西山一僧直至其前斥責甚厲以謂入中國見繁麗盛美非其宜也班禪聞而伏

首娩服之甚未幾果死於京師不能言所往生其後後藏猶立所謂班禪者而實迎異人子當之而已

頃見景定建康志乃馬光祖之客周應合所作其書亦紀載失倫詳略無準然彼得見六朝事蹟建康實錄二書而採取者故所載猶當可据也又景定志云郡人宋舜庸編金陵事蹟慶元六年上之府遂修爲建康續志時知府吳琚

建康古圖志今皆不可復見近代新志舛謬實甚偶閱顧起元客座贅語載陳魯南金陵圖及顧所論以史考之亦大爲訛失聊復辨之　所謂臺城者當北倚山岡

岡外爲苑苑外有湖蓋其形西北多而三面皆少非正方也今北極閣雞鳴寺正是其北城所屆故雞鳴寺東猶存一段古城城下有門俗曰臺城門此殊不誤意即古北掖門矣其宮城之西北所包爲華林園園中有景陽山山有景陽樓齊武帝於六代之君始爲奢侈永明中宮女萬餘人猶以爲未足帝數幸琅邪城爲獵夜發宮中曉至元武湖北因有雞鳴埭之稱焉吾疑雞鳴埭路當今邁高橋左右宮女當夜起嚴妝從之去端門遠者不聞鐘漏故於中園之地作鐘以警宮女今鐘鼓樓之東有卧鐘長幾二丈吾疑以謂即景陽鐘也當由隋

滅陳時剷削故宮獨此鐘大不可移易一臥於地垂千餘年與其東數丈之城隳未盡者俱畱於今日而其外則皆不可覩矣若其前則有宣陽門朱雀門門向朱雀桁術蓋路當今南門內鎮淮橋地之左右六朝宮省南北宮城門闕率有差互非若引繩然又民閒車行者得過中堂故宋明帝作南北馳道其後即廢蓋以馳道既不可取直隨勢紆曲諒非觀美又須禁過東西俾限於一處得過不便人行故終不立也顧氏所載城圖乃爲方勢豈有當耶明時有雞鳴寺之名今人乃誤謂即雞鳴埭之地不悟埭在湖北今寺乃湖南於六朝實城址

也故六朝民居皆在城南無在城北者

臺城勢北倚湖南去淮稍遠其左東府城其右石頭城

兩城據地蓋不多故世說會稽王繞東府城行散也

兩城皆前臨淮而淮流又曲繞石頭西入江六朝凡兵

自南來者皆先取石頭東府乃後取臺城惟自京口北

來者直先取臺城矣近志又有以今雞鳴寺左右爲雞

籠山及覆舟山者亦大誤考尋雞籠當在明故宮今駐

防城北晉元帝以下四陵蓋在此山而覆舟又在其北

以今蔣廟以西山也覆舟山南爲樂遊苑故祖冲之於

樂遊苑造水碓磨因蔣山後湖之水勢也宋孝武置陵

室於覆舟山藏冰因後湖之冰也當宋武帝義兵之至桓玄遣兵拒之於雞籠覆舟因是扼其要道不容空置兵於今雞鳴寺側也宋武帝崔慧景及賀若弼之師皆自京口南取臺城而武帝慧景行蔣山雞籠之北今所謂姚坊門路也賀若弼行蔣山雞籠之南今所謂麒麟門路也

石頭城蓋本吳時築以備武備者晉因之嘗治鑄於此亦謂之冶城戴洋謂王丞相云君本命在申而於申上石頭立冶金火相鑠致疾以此推之石頭冶城固為二矣又東府之東復有東冶則此為西冶當時徒刑者往

丹志可惡王意欲毀石城連城而猶當小有陽城以別之故諫靈運擬征賦其前既賦治城後乃云次石頭之也岸也要之治城不在石頭之外近志以石頭治城截分爲三則不然亦石頭之西臨淮對岸更有置兵營壘有急則兩岸爲柵斷之以拒水師故稱雙岸法帖王僧虔啟二岸雜事悉命臣判是也雙岸所夾之淮乃是秦淮將入官處石頭城半臨江上故江濤有入城之事頗朱子語類此城之下上流之水湍急必上得岸方得攻城所以津業可守觀宋武帝拒盧循事知朱子論最得形勢今則江去城已甚遠故險不如古又揚州刺史廨

在石頭自王丞相以兼職刺史急此其都督揚州及三
公諸將軍則有府都督府在東城故有東府西州之稱
統兵理民州任量要故謝太傅亦居石頭州廨其歸自
南兗入西州門而增疾致薨其後袁粲以衞軍開府儀
同三司而兼揚州刺史故即州廨爲府意猶王文獻謝
文靖之舊制矣
後湖之水度其地勢當本由盧龍山今獅子山畔入江
昔人鑿固瀆之南由清溪以入秦淮景定志吳赤之四
年冬十一月詔鑿東渠名青溪通城北塹潮溝又云晉
太興三年創北湖築長隄以壅北山之水東自覆舟山

西至宣武城六里餘鼐按宋文帝紀元嘉二十三年築北隄立元武湖於樂遊苑北然則捷遏北流始於晉而成於宋今後湖水入城地曰北水關殆通潮溝之遺跡齊明有疾巫覡云後湖水頭經過宮內致帝疾帝行水溝欲塞之而南引淮流會崩事寢其後侯景引湖水以灌臺城蓋皆用此溝水晉書載秦鑿秣陵北以厭王氣又宋書符瑞志秦始皇改金陵曰秣陵鑿北山以絕其勢此事張紘傳注內引江表傳載紘語最明世乃謂所鑿在方山然方山旣非在北又秦淮發源山瀆應過方山似非人鑿吾謂秦厭之說旣巳虛誕而傳者又各以意歧毋乃晉書所指

乃即潮溝耶至於溝水既引而南而北流堙絕明之城郭北出者橫包廣遠則尤不可見然以天地之性論之固當與今形大異耳

六朝旣都建業東南漕運士商舳艫皆由曲阿達於秦淮不行江路故謝安鎮兖設航海之備欲經略事了便由海道東歸蓋當時潤州之道未通謝公意不欲再詣都門而欲東歸則非泛海不達也曲阿之路事由人鑿水小舟不茲行故蕭子良言臺使於破岡逼商到下先過巳船又水易洩非埭無以儲水以濟舟古云埭者今所謂閘壩也宋元凶劭破北岡方山埭以絕東軍齊明

帝時王敬則反兵至曲阿曲阿令丘仲孚鑿長岡埭洩瀆水放則畢至瀆涸不得進遂敗潰水易洩而難久盈意當時頻年修埭功力必煩隋滅陳而建業故都同於下邑埭功既省深谷爲陵固其理也今句容縣茅山岡或云古通水瀆經此吾鄉章淮樹蘧知江甯府時嘗相視以謂其岡石亘勢高欲鑿通入丹陽湖功力極爲難成若由溧水縣鑿小茅山岡引水通東壩亦至丹陽湖其道少迂而功少易竟不知六朝通瀆必在何處吾謂山壑形或消長不可執今形以決古事姑記此以待考古愽聞者辨之

吳志赤烏八年遣校尉陳勳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景定志引建康實錄云吳赤烏八年使校尉陳勳作屯田發兵三萬鑿句容中道至雲陽以通吳會船艦曲阿本雲陽孫權時復名雲陽名破岡瀆上下為十四埭上七埭入延陵界下七埭入江甯界於是東郡舟行不復經京江矣晉宋齊因之梁以太子名綱乃廢破岡瀆而開上容瀆在句容縣東南五里頂上分流一源東南三十里十六埭入延陵一源西南二十五里五埭注句容上容瀆西流入江甯至陳霸先又堙上容瀆修破岡瀆隋既平陳詔並廢之

臺城蓋晉時止四門宋元嘉二十五年新作閶闔廣莫二門改先廣莫曰承明開陽曰津陽於是有六門故梁元帝云六門之內自極兵威疑所云六門者北承明避齊諱改北掖南宣陽卽津陽為南掖東萬春卽東掖西千秋又曰昌明卽西掖東北廣莫西南閶闔此城門也其內則雲龍神虎端門之類皆宮殿門鳳莊齊避諱改延賢是華林園門皆非城門其城外更有朱雀元武建陽清明之類蓋所謂籬門有門無城尋四掖門者本係西晉宮門之稱非都城門名蓋當晉元帝時草創江東粗為宮衞不備都城之制故名同西晉之宮掖王丞相不肯建石闕亦

是以備制江外便了無故都之思斯爲足恥遠指牛首爲其託爾耳其於宮城之外但作籬門同一旨也至謝太傅於孝武時改建宮室略備制度則臺城門爲都城門矣而掖門之名則循舊而不改臺城東府石頭據地皆不甚大六朝太子宮及士大夫率居城外諸將軍府亦有在城外者丹楊尹廨亦在城外宋順帝時丹楊尹劉秉欲與袁粲等誅蕭道成晡後便車載婦女入石頭城此其在城外之證

蘇峻反時義師陶侃至屯查浦溫嶠屯沙門浦查浦爲秦淮入江地無疑至沙門浦恐是後湖入江之處又匡

術既以臺城降爲蘇逸所擊溫嶠欲救之羅洞曰今水長救之不便不如攻榻杭以榻杭即是梁後湖瀆水上者又元凶邵使監琅邪郡琅邪郡芊東栅斷班瀆白石諸水口此殆與沙門浦爲一地耶

後村清涼寺詩惟應駐馬坡頭月會見金輿納晚涼自注山有後主暑風亭井欄刻保大三年字然則今之所謂翠微亭者即暑風亭也

今江甯橋名多與古異推尋故跡頗爲難合今南門橋宋之鎮淮橋在古爲朱雀航也景定志言其橋嘗爲水毀又爲火燬然則宋以前只是木橋推之他處大抵皆

木橋至明太祖率建石橋故古名盡易惟新橋在鎮淮西少北猶存舊名南門外長干橋亦舊名上元縣前之內橋則北宋之蔡公橋南宋之天津橋也

焦氏筆乘晉哀帝興甯二年移陶官於淮水北以南岸故窰地施與僧慧力造寺因名瓦官寺其解與瓦棺說異此說出景定建康志焦又云今驍騎衛倉是其遺址南唐爲昇元寺近詔毀私創菴院集慶菴一駐僧輒妄以瓦官名其處因得幸免余在江甯 嘗遊今所云瓦棺寺者作一詩然心疑其地去江絕遠何云白浪高於瓦棺閣耶後見焦說乃知其謬至古臨江之瓦棺寺爲宋

攻南唐時兵士所殺上有逃難婦女千餘人一時皆死事見景定建康志

江東丹楊自漢爲縣晉地志云丹楊山多赤柳在西爲則因有楊樹名之與楚丹陽因水名者各異右軍大令帖内猶作丹楊知晉人時未誤而後來書籍或作陽或作楊參差不定吾疑此殆陳時因北朝楊氏日盛忌以其姓加於吾之都故寫作陽耳由其暗避忌諱非有明詔改稱故於史無記耳後隋唐乃承沿其誤後來遂無辨其當作丹楊者惟顔魯公祭豪州及祭姪文草皆列銜丹楊侯故不誤也景定建康志乃云西漢地理志從

楊後漢郡國從陽以爲兩可此郡誤從陽乃雕本誤耳晉志尚從楊況後漢乎

今世或指鷲峯寺西溝爲古青溪殆非是青溪當在秦淮北蓋源出鍾山下流合潮溝以入秦淮景定建康志吳赤烏四年詔鑿東渠名青溪通城北塹潮溝此雖不知所本然梁書言朱异家列宅自潮溝至青溪則潮溝下通青溪無疑齊蕭遙光於東府反時臺軍曹虎屯青溪大橋拒之又齊高祖在東府亦有我以青溪爲鴻溝之語然則青溪在秦淮北東府之西略亦與今大通橋水流相彷彿耳

唐韓翃詩新衣早入青楊巷細馬春過皂莢橋按此送人歸江甯詩青楊巷在東府之南齊武帝爲南康王子琳造青楊巷宅皂莢橋在朱雀航南宋廢帝時丁文豪破臺軍於皂莢橋至朱雀航是也

惜抱軒筆記七

子部

荀子

荀子富國篇午其軍取其將若撥麷拔周禮注麷熬麥夫熬麥成餳黏著於物最難撥去矣故以比治國之將難取楊倞反以爲脆弱易取何耶

非相篇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褫言文章采畫可見者久而息不見矣聲音節奏可聞者久而絕不聞矣以比有司守禮之久而亡也

節奏久而絕楊倞讀節字屬上句奏改爲族此非也節

奏音響也音響之傳久則絕矣說文丂部有丂字註丂也則候切竊意此卽荀子之奏字也節者止樂也丂者止而又奏故以反丂

莊子

莊子天地篇其名爲槔釋文云本又作橋竊按說文無槔字古人止用橋字曲禮奉席如橋衡康成正以桔槔解之然則別本作橋者是也

關尹老聃按關尹乃古有道者在列子前列子又在老聃之前非老子所遇之關令尹喜也以舊釋關尹乃後人妄說列子第四篇末引莊子所引關尹之言而云關

熹晉斷以此非列子之文乃張湛妄以入之者

法言

揚子法言吾子篇或問屈原知乎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知如其知言丹青可變而玉不變屈子如之是其知也法言文擬論語揚子之知屈原如孔子之仁管仲注家乃謂其譏屈子失其指矣

孔氏者戶也曰子戶乎曰戶哉戶哉吾獨有不戶者矣此言或問如諸子之言亦可爲戶乎答言諸子各有所長亦可云戶也然所入偏小非聖人之道故君子有不以爲戶者矣

問道篇它則苓開發拔苓乃櫨字假借言一櫨之開亦
有明焉然其明發小矣
刑名非道邪何自然矣曰何必刑名圍碁擊劍反自眩
形亦皆自然也此言或謂刑名之學亦自古傳之有自
而然矣宜可爲道也答言圍碁擊劍及西域幻人反易
人自吞刀吐火眩形之事孰非有自而然哉
衍無知於天地之閒雖鄰不覿也言鄒衍若能知渾天
之形必不爲大九州之誕言誕則無知也
問神篇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
夫言書序百篇百篇內亡者可知百篇外亡者不可知

如酒誥設空則可知其有而今亡獨舉酒誥者以與康誥梓材共一序不容中空也解者乃疑予妄沐見酒誥則失之矣後言天俄而可度是以俄爲設君之辭可證也

五百篇雖噫者吾於觀庸耶無爲飽食安坐而歷覽也色斯舉矣時哉時哉是雖噫也孔子爲時君所不用其機兆微而可知是以決行如鳥舉矣豈久留而歷覽哉司馬溫公本去雖字非是

淵騫篇曰寢或曰淵騫何不寢曰攀龍鱗附鳳翼巽以揚之勃勃乎其不可及乎如其寢爾按此寢卽孟子姑

舍是義也或問淵騫曷爲不褒所能而僅爲淵騫乎答以二子誠欲上希孔子但如龍鳳豈常禽所及其於已之所就固褒之爲不足尙矣且非獨淵騫七十子皆學孔子以文章爲不足盡聖蓋志之所嚮與力之所逮固與矣其欲褒所能而追所不逮之情何嘗不屬乎注家於此皆不得其解

司馬法

不嘗論今世司馬法爲僞書今抄撮古書所引司馬法於後

右書引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　國雖大好戰必亡

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旣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 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

說文引載獻聝 執羽从枝 有虞氏慽於中國 善者祈民之善閉民之惡 飛衛斯輿 師多則人讃 小罪聅中罪刖大罪剄 晨夜內鉅車 夏執黃戉殷執白戚男左杖黃鉞右秉白旄 史記裴駰注引夏執元鉞

周禮鄭注引 六尺爲步步百爲畮畮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升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

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
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
二千人　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
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鉏周禮加二版二築　夏后
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　昏鼓
四通爲大鼜夜半三通爲晨戒旦明五通爲發昫　鼓
聲不過閶鼙聲不過閶鐸聲不過琅　上卜下謀是謂
參之　得意則愷樂愷歌示喜也　上多前虜　王國
百里爲郊二百里爲州三百里爲野四百里爲縣五百
里爲都

左傳杜注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　又九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　逐奔不遠從綏不及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陷

論語集解馬融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竊按周禮小司徒賈疏云鄭所引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此是天子畿內采地法鄭注論語道千乘之國亦引司馬法彼是畿外邦國法彼云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一人竊意鄭注論語蓋因於馬馬所引當

亦有甲士三人二句蓋何晏節之至賈疏以為畿內畿外異法則非也蓋所云士十人者可以戰之士而及戰又選其才而甲而居車上者三也卒七十二人者可以為徒兵之卒而及戰又選其才而為徒兵者二十也士非卽甲士卒非卽徒蓋守營壘護輦重皆必有人焉然則司馬法之文備而鄭於周禮論語引其文或互有詳略歟

馬融廣成頌命師於鞬櫜偃伯於靈臺章懷注引司馬法卽今世謂其不知偃伯靈臺果出司馬法否

鹽鐵論

漢昭帝元始五年令太常三輔舉賢良各二人郡國舉文學各一人六年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此鹽鐵論之所由起也其國病篇大夫謂賢良曰文學皆出山東子大夫論京師之日久以賢良爲三輔太常所舉宜先在京師也論內丞相大夫之外有丞相史御史之言按漢制丞相下有長史二人蓋即此書丞相史矣若御史本近御之官自御史大夫出佐丞相爲外朝官而其屬有兩丞其一中丞仍統內臺侍御史內臺之臣非特詔不與外朝議外朝議成旣奏乃與天子論所取舍然則此議鹽鐵時之御史非中丞及侍御史

也其御史之一丞在外者乎夫有司議政反覆亦不得過多昔武帝時韓安國與王恢論誘匈奴事漢書所載語稍繁讀者固以爲後人所擬爲非當時言之實矣然豈若桓寬此書繁多若是甚哉其言明切當於事不過千餘言其餘冗蔓可削也又其議鹽鐵自第一篇至第四十一篇末奏復詔可而事畢矣四十二篇以下乃異日御史大夫復與文學論伐匈奴及刑法事此殆尤是桓之設言而其首曰賢良文學既拜皆取列大夫按漢時士初登朝大抵爲郎而已罕得大夫若嚴助朱買臣之中大夫乃武帝不次用人之事昭帝時惟韓延壽以

父死雖白文學爲諫大夫今識鹽鐵者六十餘人豈皆取大夫哉魏相以賢良對策高第得縣令其郎與此對者與固未可決要之取大夫之事非實殆桓寬之臆測耳寬蓋讀太史公書者所言每出其內而於昭帝初之時事或不甚切至述大夫語亦引貨殖傳桑宏羊豈讀太史公書者乎此書世少善本明宏治時江陰知縣新淦涂禎得宋嘉泰本摹刻今江甯知府陽城張古餘敦仁又取涂本重摹刻之頗精善又爲考證一卷附後以一本見遺其書相傳故多譌謬古餘考證所得多矣其不盡者乃更論之輕重篇國用篇大夫各各乃君字之

誤篇內稱大夫君者非誤也稱玄羊大夫君猶稱相君

矣張以各與君皆為名字之誤者非

水旱篇言卒徒工匠故民得占租鼓鑄煮鹽之時按卒徒工匠四字衍文言故時民自鼓鑄煮鹽占其為鹽鐵之業報於官而納租昭帝紀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賣酒升四錢若鹽鐵在民自為之時亦如此酤酒之占租矣又按說文鍇業也賈人占鍇而食貨志公卿言異時算軺車賈人之緡錢皆有差以說文緡業也之解推之鍇乃本字緡乃借字鍇如今俗語所云本錢耳非藏鏹於家者擧有算也此所云占租鼓鑄煮鹽正食貨

志所云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算一者也而顏監不推鉗緡同之義解緡爲錢貫者殆非是矣

貧富篇大夫曰獲祿受賜六十有餘年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加昭帝始元六年才六十年耳桑宏羊侍中必不在武帝即位前然則若非六十字外誤則桓次公造說之謬矣

伐功篇文學曰前君爲先帝畫匈奴之策兵挐西域按西域傳但載宏羊請田輪臺武帝不從至武帝之通西域張騫唐蒙相如輩之事豈本出桑宏羊策乎此亦其可疑者又云自搜粟都尉爲御史大夫持政十餘年按

宏羊以武帝後元年爲御史大夫至此才七年耳若合其爲大司農時計之又不止十餘年也

漢書鼂錯傳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是賢良文學士乃一途也及昭帝紀乃分言太常三輔舉賢良郡國舉文學而鹽鐵論其稱說尤各爲類是眞若二途之不可混矣吾以謂漢所舉皆賢良而已自武帝未興學校之先文學與賢良皆虛名無位言士之有是名者則可舉耳至武帝興學之後郡國縣有文學士則上其人屬所二千石於是郡國專有文學之目抑或限有員位矣昭帝盡合郡國之舉賢良則取於文學之中非是不舉而太

常三輔所舉則無定限猶文帝以來舊制要之所舉皆當謂之賢良文學士而當時流俗乃別呼之實非有二途也

雜記

酉陽雜俎王勃夫子廟碑帝車南指遁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於太甲燕公不解訪之一公公言北斗建於七曜在南方者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華按此段成式杜撰謬說北斗所建有常焉有變理按南指之南本當作東帝車斗也斗本指東宮言南以言其昏正避下中字雙聲耳夏小正云斗指尾天官書則云杓攜

龍角皆東宮也房四星爲明堂正在角尾閒隋天文志角二星爲天闕其內天庭也黃道七曜之所行也又房星中閒爲天衢之大道黃道之所經也七曜由乎天衢則天下和平遁於中衡即不由天衢也言天下亂耳

酉陽雜俎載任昉大同四年於鍾山得銘龜言士著言水云云戒其子孫世世以訪遍人及唐元宗世昉五世孫升之以問鄭欽說乃得解按任昉以天監六年出爲新安守期歲卒及大同四年昉沒三十年此亦成式妄記也而新唐書誤取之入欽說傳

江陰趙敬夫註顏氏家訓盧抱經侍講補註末及觀我

生賦然尚有須補者數處賦述侯景之竄荆州云將睥
睨於渚宮先憑陵於地道爾拔景純江賦云包山洞庭
巴陵地道此言景之犯巴陵以地道字代猶以渚宮代
荆州耳他字誤也又指余權於兩東侍昇壇之五讓注
疑兩東爲湘東譌非也此用楚賦孰兩東門之可蕪語
又秖夜語之見忌甯懷敵之足恃注引韓子久語懷敵
小資也猶以成富解下句是也而疑夜語爲久語之譌
則非此用杜襲與魏武夜語王粲忌之事見襲傳
江甯諸生有汪光虹吳剛偶於市肆見一書曰聖學入
門取歸讀之有當於心卽依其法持循不輟然其書不

載撰者之名不知為誰書也乾隆壬子余見桑弢甫撰勞餘山先生行狀載豐潤董定嚴觀察棓初學為陸王之學後欲學湯文正之尊朱子作聖學入門課程然則是書乃定嚴之書是年正月汪生已喪終不得知余以告吳生而已方均堂云此太倉陳瑚號確菴崇禎壬午孝廉所作

金剛經所言四果次第當以十二因緣分段釋之須陀洹能斷愛有不入免聲味觸法根塵淸淨六用同源故為入流但尚有溺愛之支於物支雖不受染而尚有迹也斯陀含則往來如一無迹可分故曰一往來實無往來但尚有名色六入之微迹阿那含則名色皆盡六入

之微迹亦泯故曰不來但本根之識尙有含藏未盡化耳至阿羅漢則漏盡而纖毫之識亦絶矣儒家謂須陀洹須七受生斯陀含尙須一受生故曰一往來者殆失其解

夫有耳聽則有聲無耳無聲矣有目覩則有色無目無色矣意染始成諸有世界緣此而成是謂一合相也一合相者而東則忘西聞吳歎則不知越哭若泯此一合眞心懸照妙明法性光徧恆沙不可說世界與現在之一合非寡非多何與何有故曰一合相卽是不可說也

不可說三字是數名見華嚴品

右軍所書黃庭經乃漢魏神仙家相傳之法其言精實非如齊梁道士所造內景黃庭經之浮誕也大抵人身鼻受天氣自嚨喉而降下通前陰其有七門謂之廬間五藏之所居也口受水穀自嚨喉而降下通後陰亦有七門謂之三焦胃腸之位也養生家以心神腎神交於脾地其地謂之黃庭略與臍相對黃庭下有關略與胃腸之交關相對廬間七門此門最要呼則關開而心氣通於腎噏則關門而腎達於心此處開闔呼噏調而通身關節無有不調矣關下有丹田是爲精海神仙家多以心腎交而胎結於黃庭升丹田之精以養之丹成嬰

長至於昇舉然吾見世之學此者率中道而敗蓋此事非離絶人閉屏除七情故不能專精以致成功此一病也神仙不死此違天之事其人無功德於世何以君不死之壽故必兼功與行而後成仙行不足者功雖專天所不許此又一病也若常人第調攝呼噏情淡以安心戒欲以保腎差得無病以盡天年斯則可矣

惜抱軒筆記八

集部

文選

嵩山古謂之崇山國語夏之興也融降於崇山李善進文選注袁云崇山陸脩是用束晳辨嵩山下竹簡爲顯節陵策文事何義門謂是用大酉小酉二山事誤矣

漢書敘傳言始皇之末班壹避地於樓煩壹子儒儒子長長子回回生況女爲倢伃徙昌陵昌陵罷大臣名家皆占數於長安然則班氏本籍樓煩而卒居長安今後漢書班彪傳以謂扶風安陵人而文選注引范書乃曰

班固北地人而班超傳又云扶風平陵人何以互異者此據北征賦朝發軔於長都是班氏固長安人矣又云過泥陽而太息悲祖廟之不修泥陽屬北地則其祖固北地人文選注所引或他人之後漢書校者誤增范名耳

西漢賦武威章溝嚴更之署注云未聞其義按署乃郎衛所居如楊賜傳言引賜及議郎蔡邕入金商門崇德署此止是郎之所居西漢之武威章溝猶東漢之崇德耳

漢宮周衛盡郎一層在內衛卒一重在外郎所居曰署

卒所居曰廬故班云衛以嚴更之署總禮官之甲科羣
百郡之廉孝此言郎選其下周廬千列乃言衛卒
平子東京賦乃新崇德遂作德陽薛綜注崇德在東德
陽在西相去五十步飛詔崇德光武時本有有舊故曰
新德陽明帝始作創建故曰作皆在北宮崇德儉下德
陽高大然二殿最近又章懷光武紀注引蔡質漢典職
儀曰南宮至北宮中央作大屋複道兩宮相去七里盧
植執戈數段珪何太后投閣得脫卽此閣道矣又續書
五行志蔡邕對災異云平城門正陽之門與宮連百官
志雒陽十二門北宮門屬衛尉然則南宮南暨城北宮

亦北暨城故賦又云謻門曲榭邪阻城洫城中民人東西行者其必經閣道下乃可通又賦云於南則前殿靈臺何義門改靈字為雲按雲臺固在南宮然恐即是前殿南宮又自有靈臺殿續漢志中平二年南宮大災火燒靈臺殿樂成殿此與三雍之靈臺自異地彼三雍皆在城外

東京賦下雕輦於東廂按謁陵之禮自外而入則下輦於東廂下朝會之禮皇帝自內出輦出東房叔孫通傳可徵也此廂字必是房字之誤

子虛賦徼𠭥受屈司馬彪曰徼𠭥遮其倦者說文卻字

注云微仰受屈也不云出司馬賦蓋此四字或蒼頡爰歷舊語而仰為正字

說月魄者古有兩說周髀曰月光生於日所照魄生於日所蔽爾雅魄閉也漢書歷律志引周書武成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下說之為三月己未朔越五日甲子為三月六日克紂死霸朔也生霸望也孟康曰魄月質也師古曰霸古魄字此一說也後之說尚書者率依此解又法言曰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其遡於日乎說文霸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此即以明為魄李商隱詩玉輪顧兎

初生魄蘇子瞻詩是時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江深黑皆如揚子雲許叔重之解若郭景純遊仙晦朔如循環月盈已見魄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朏魄雙交則正如漢書之解朏明也言初三日之月明與魄相交也而李善注顏詩引說文釋之則不可通矣

應璩百一詩用等稱才學往往見歎譽等者何等也禰衡謂黃祖死公云等道是當時口語如此匡謬正俗已說此義

景純遊仙詩蓐收清西陸朱羲將由白按天之西陸西方七宿也主肅殺之氣景純言蓐收之氣應之此本不誤非謂日之所行也皆秋日之所行自在東陸續書志

云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今李善既不逵郭旨遂改續志之文曰西陸謂之秋何其謬耶

老子樂與餌過客止謝康樂詩樂餌情所止哀疾侯在茲用此言非不欲仕奈衰病何五臣注文選誤作藥餌甚謬然江總詩幽居服藥餌杜公詩亦屢見之蓋樂餌字自可通而謝公詩則非耳

後漢胡廣傳注引漢雜事云羣臣書通於天子者四品一曰章章者需頭稽首上以聞謝恩陳事詣闕通者也二曰奏奏者亦需頭其京師官但言稽首言下稽首以

聞其中有所請及罪法劾按公府送御史臺卿校送謁者臺也三曰表表者不需頭上言臣某言下言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云某官臣甲乙上四曰駁議竊按此是後漢之制其西京及魏晉以降不必盡爾然故有髣髴文選所載如劉越石之勸進表是章體而晉時已通謂之表彈事是奏體故其題上猶存奏字其餘表牋皆表體牋又表之尤簡者耳

五言詩選

阮亭五言詩抄置謝朓於齊置江淹於梁此以二人所卒之朝定耳實則醴陵乃元暉之前輩故鍾嶸云齊永

明中謝朓未逮江淹才盡以江在謝前也江詩之佳實在宋齊之閒仕宦未盛之時及名位益登塵務經心清思旋乏豈才盡之過哉後世詞人受此病者亦多有之思息不暇唱渭城文通休文固皆不免爾耳

阮亭謂梁時江淹何遜爲兩雄在沈約范雲之上吾謂醴陵果勝隱侯若仲言詩才亦弱耳隱侯猶當勝之彥龍固非休文之匹鍾嶸品休文云辭宏於范意淺於江此殊爲公允安得謂其追宿憾也

謝朓同沈右率賦鼓吹曲右率卽休文也沈約傳但載爲太子家令其爲右率見杜京產傳　同謝諮議詠銅

雀臺此當是謝超宗超宗爲竟陵王鎮北諮議按超宗謝奕之五世孫朓謝據之四世孫祖免從父子也而稱其姓此六朝人相稱之體　將遊湘水尋句溪覿其辭是龍宣城郡改爲零陵或長沙然傳未載　酬王晉安注王德元吾恐是王僧孺後又有別王丞僧孺詩齊文惠太子薨僧孺出爲晉安郡丞　休沐重還丹楊道中謝氏世居會稽此當是朓在丹楊請假歸會稽後復來丹楊就職之詩　和宋記室省中此題字誤當是宗記室宗夬爲鬱林王記室王爲皇太孫仍管記室故曰省中詩故云清揚婉禁居也　冬緒羈懷此是在荊州時少作所云蕭

諮議即梁武帝劉江二常侍乃隨王國之常侍

史於何遜在齊代事不詳未知所歷職其詩有從主移西州寓直披揚州刺史廨在石頭城稱西州疑遜在齊爲西昌侯鸞幕僚其移西州明帝紀載之又遜詠早梅首云兎園標節序以其仕揚州時主爲宗王故用兎園事也

江淹望荆山此從建平王景素在荆州作又有從冠軍建平王登廬山詩史但云景素爲荆州不云爲江州觀詩題必嘗爲江州史遺之耳又有劉僕射東山集詩披劉勔爲尙書心僕射勔嘗經始鍾山之南以爲栖息朝

士雅素多往遊之所謂東山集也然則此皆在宋時少作　侍始安王石頭始安王遙光也此齊時作
陰鏗和侯司空登樓望鄉此謂侯安都安都始興曲江人故詩云思歸想石門
江總詒孔中丞奐此總流寓嶺南時作自梁侯景亂至陳宣帝立乃有二十年總以文帝天嘉四年徵還才十六七年而詩云辭鄉二十年舉成數也　南還尋草市宅此是自嶺南還時詩時總年四十六七詩雖有白首入鬢驗句而實非甚老故杜公云遠媿梁江總還家尚黑頭　借劉太常說文此劉之遴爲太常時總在梁朝

少作也　於長安歸還楊州　九月九日詩心逐南雲逝形隨北雁來按隋以江都爲楊州州治總萃於江都年七十六此絕句殆其將終時矣

杜子美集

杜公贈張洎詩黃麻似六經余初疑翰林草詔不用黃麻用白麻此詩何以云黃麻後閱丁謂談錄宰臣除拜翰林學士草制以麻紙大書之一行只可三字謂之白麻翌日降麻宣訖送中書出勑寫官告其官告只下直日知制誥官名更不下元擬麻詞翰林學士名銜緣翰林學士無例於中書行詞故也其宰臣官告用五色金

花羅紙寫按此是宋制然當畧本於唐然則白麻只用於宣時而此詔詞必歸中書重爲頒下然則云黃麻亦未嘗不可也

杜公秦州詩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按此時爲隴右節度使駐秦州者郭英乂也觀公在鳳翔送英乂詩頗有知交及在華州貧不能自給其適秦州蓋欲往依英乂英乂小人必於舊情薄甚故不得已南走同谷以至入蜀如英乂固不足責而杜公之迂疎不識物情以致狼狽亦可傷已

蔡夢杜箋前人多推之以余觀之其議論之煩偁引據

之外錯紛然雜出今略舉之　詠懷蚩尤塞寒空蓋蚩尤能作霧此但言霧塞寒空耳箋所引蚩尤旗兵象等於詩何與　留花門百里見積雪樓大防云回鶻人衣冠皆白故云此解本是今反以為非而以為白沙如雪則以承上連雲屯左輔句安得通耶　遇王倚飲贈歌麟角鳳觜世莫識煎膠續弦奇自見薑隝先生云二句謂人固不易知惟深相契合乃識之耳而箋謂王生以美饌愈疾如仙膠之續絕弦少陵即老饕不至如此箋之陋　幽人內懼非道流幽人見瑕疵薑隝先生云此如謝客以心雜遠公屏不入社義箋以強附李泌為李

輔國所譜事大非　營室東偏若面勢戶牖永可安稱按考工記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鄭司農云審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勢之宜此雖古說而非杜公意杜用面字止作相度意詩言東偏若面其勢則設戶牖甚佳箋用鮮子注若順也則失其旨矣杜公寄贊上人又云面勢龍泓頭其面字亦作相度解未知杜公所本誰氏之說余謂勝司農說　遣懷奉呈楊中丞偏裨表三上鹵莽內一貫始謀誰其閒迴首增憤惋按公呈聶令詩自注楊中丞琳問罪將士自澧上逹長沙然此題所云呈楊中丞者未知卽澧州刺史琳或衡州刺史楊濟似當時

刺史率稱中丞也其所云偏裨表三上者自指當時長沙叛玠之亂城中之偏裨也通鑑載澧州刺史楊子琳起兵討玠取賂而還琳之取賂在後杜公作詩時蓋不及知又通鑑內子琳舊子字當衍宜以杜公自注名琳爲正楊子琳自是蜀中起兵討崔旰者與此澧州刺史非一人也箋既合爲一人已誤矣又偏裨表上等語謂卽兼指子琳之咎若子美於其伐叛時豫知其助惡者亦無是情理　贈太常張卿方丈三韓外崑崙萬國西建標天地闊詣絕古今迷按此詩前人以爲贈張垍是也垍爲主壻地連禁密望之不可攀躋若神仙然故以

方丈崑崙形容其貴峻氣象亦暗用蕭史事耳公於垍蓋有文讌之過故贈此詩及其居翰林與外人隔絕矣故再贈八韻有無復隨高鳳之句再贈之作不復稱其家世才望以先有此作故也題下注垍字傳本偶誤作均箋必欲依作贈均均既非太常又起四句不能通則謂均嘗為玄宗求妙寶眞符于寶仙洞識其求仙得幸使杜公文理大為僢謬　武衛將軍挽歌赤羽千夫膳黃河十月冰古人謂旗幟為羽故有羽獵之名軍中大旗得稱羽羽公詩樹羽成皋間是也軍士身佩小幟亦曰羽古謂之負羽公此詩赤羽千夫是也赤羽字本說苑

又李陵傳人持二升糒一半冰此詩言其軍裝糗糧既具卽以之橫行沙漠沙漠難得水故攜冰逮下結句讀之義自通貫今箋以赤羽爲箭羽大是杜撰又言饮一矢以給膳而冰字解若詩釋冰左傳執冰之冰則本句交理卽不可通可爲撫掌矣　送郭中丞宸極祆星動說文妖孽字本作祆蠥左傳昭十年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此祆字卽妖之異體耳箋用西溪叢語祆音醯堅切解爲胡神非是祆字從天與祆字異體又見收京收京功臣甲第高按此時京師甫定功臣不及大營第宅詩乃慶慰之詞不得如箋指爲諷刺　寄岳州賈司

馬巴州嚴入使君討胡愁李廣奉使待張鸞肅宗之初以鳳翔單弱拒祿山之強雖諸將忠憤敢戰然恐徒爲併命轉失爪牙故用公孫昆邪憂李廣數與虜戰恐亡之意是以必有奉使借助回鶻之事也何與言哥舒翰事箋解此極憒憒　寄張山人彪世祖修高廟文公賞從臣此二句但言中興之事非有諷刺下商山猶入楚言山人於是時由是路歸掛陽去渭水不離秦則言已之留也箋並誤　戲爲六絕句此六詩前三首謂六朝初唐之可取者僅愈於今人之陋耳後三詩則公所自命正不欲僅以齊梁初唐比也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

齊梁作後塵乃公自負之語而箋以謂譏人之侈言屈宋者何其於文義違反也末首謂遞相祖述者此原不可廢之法但別裁僞體而折衷之以歸於風雅此中自有權衡耳轉益多師盡有仲尼焉不學之意而云汝師者如抑詩之稱爾乃杜公自指不特非前詩所云爾曹者所可語即魏晉以降盛唐以上諸賢孰足以語此哉夫狂者進取自爲文家之勝槩明代成宏諸人擒首高祕雖論有失平然豈得盡詆爲謬妄牧翁以其排貶李何王李之論乃欲援杜陵以自助而反易其本旨譬之自爲醯雞而亦納子美於甕中也此老不將稱屈地下

乎或於洗兵馬秋興諸箋爲說彌繁其失彌遠前人已有論者茲不更辨哀江頭之說朱長孺得之牧翁說非是曲江在長安城外之東南故結句言已不欲入城但往城南高阜望城北王師之或至錢本從志字者誤矣

一　李義山集

重有感豈有蛟龍愁失水更無鷹隼與高秋言甘露之禍事逼君上但尙未便至廢弑耳故云蛟龍未失水然但擁虛位不能行其意與廢辱無異所深望於有見無禮於君而爲鷹隼也結句云兼幽顯者幽謂大臣無辜之已死者顯則謂文宗也

義山與同年李定言曲水閒語詩結莫驚五勝埋香骨地下傷春亦白頭此蓋李有悼亡之戚義山因追憶巳悼亡之事五勝不知其詳然必戴勝之屬言莫驚以五勝從葬之促若義山之婦亡在地下巳久矣注家引五德相勝解大非

韓同年新居詩一名我漫居先甲者義山蓋王茂元之長壻故云先甲結句南朝禁臠即戲以自指無人近疑詩以女而尚未迎致耳義山本受知令狐楚成開成二年進士是年令狐楚卒蓋義山未幾即爲王茂元之壻故黨人惡其薄此詩亦開成時作在王茂元爲涇原節

度使時故稱之曰征西若會昌三年王茂元爲河陽節度使義山入其幕其爲壻因在前矣唐書李商隱傳王茂元鎭河陽辟爲掌書記茂元愛其才以女妻之因辟類序之耳非辟而後妻也茂元於鎭河陽年旋卒其時義山四十五茂元亦必不妻以女矣近注玉谿詩者考此多誤蓋過泥唐書語也送劉五經長律自注外舅太原公亦受經於公詩內有秦雲隴葉語亦足爲壻在涇原時之證

碧城深宮聖女祠皆刺宮掖之語但以碧城爲刺貴主以深宮爲宮怨猶未盡其旨耳此等事豈文士所當以

人吟詠義山輕薄故舉見於此

西江詩朱長孺以爲前四句追感元宗貴妃臨幸時後四句則言王涯等被禍此本不誤惟結句朱說不明蓋天荒地變四字仍指天寶之變以其時雖遭大變貴妃被縊然其罪固應若此若此今日之冤殺無辜天子束手而不能救不更甚於昔日耶

王子敬小名官奴若唐宋人自呼妓女爲官奴李義山似誤認樂毅論之官奴亦爲妓也妓席詩請書爲小字切莫喚官奴此誤用右軍語也若東坡欲借官奴遺吹笛及在湖州有遣官奴持燭語此皆指女奴與子敬無

與

蘇子瞻集

三國志田豫答司馬宣王書云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按漢法晝漏盡則鳴鐘鐘鳴則人皆息夜漏盡則鳴鼓鼓鳴則人起魏蓋因之故豫言晝漏盡而夜行者是罪人也東坡次韻楊次公詩云漏盡雞號厭夜行乃是言夜漏盡矣此人正當起行之時豈可爲罪蓋誤會田豫之意矣

東坡對制科策云以代宗之昏愚程元振之用事柳沆之賤且疏一月去其心腹之患王伯厚困學紀聞據翰

林記載沈以太常博士爲翰林學士非賤且疏也嗣按
居元宗時翰林學士無貴賤皆居之肅代時尚沿其制
與憲宗以後翰林學士即爲尊職不同太常博士官不
爲貴東坡謂之賤亦可但不可謂之疏耳

雜記

梅聖俞謝歐公贈澄心堂紙詩幅狹不堪作詔命然則
此紙式乃小窄故歐公作史以屬草

牧翁詩半生花月張三影兩鬢滄桑郭四朝陶隱居一
帖郭午部在長隱山東數里仙人郭四朝初至山種植

於此江甯張君敉字立人甲戌乙亥余晤之於京師時

立人以拔貢入都後仕終萍鄉令余愛其蕉葉一絕云
午夢南窗暑漸經非關風細嫩涼生綠雲一葉知誰翦
墮向懷中當月明
王禹卿嘗謂辨論古人法書當以其神氣體勢鑒別眞
僞方爲正法眼藏如米襄陽董思白輩是也若如尤延
之何屺瞻輩以考證求當豈有是處吾謂君言固是然
亦復太偏且如世所傳虞永興破邪論序自署銜太子
中書舍人太子官但有中舍人安有中書舍人永興炎
名務而序中用薛務字此必唐時僧徒寡聞見者所妄
作僞託欲以自取重於世耳思翁乃不能辨屢云學永

興破邪論精鑒者乃如是乎又戲鴻堂帖載陶隱居書而稱元帝陶隱居安知湘東即位後之謚此皆考證之明見其謬而思翁不能無失也然則自詡鑒別或亦不免輕信而自欺反有不如考證家之無可藏匿耳